

# 真爱大搜查

—

庾澄庆&顶尖拍档全员，代花吐症的老梗；

设定是真爱，却暂时还没有在一起两个人，上帝会插手，会吐出代表对方的花瓣，两个人接吻后，自动痊愈；反之，则会逐渐衰弱至死亡（病人吐出的花瓣越完整，则代表病程越重）

OOC，阅后即焚哈

## ● 1991年秋

庾澄庆如往常一样睡到十点钟才起来，心中惦记着回到录音室的安排，和昨天一点点私事，比如那位怪怪的大哥昨天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往常一样给他带各种果汁、巧克力和蜜饯，有时候还会帮他弄好吸管和纸巾……算了，想他干吗，反正……他在那里对我也没有任何帮助嘛～他撇了下嘴巴。

顶尖拍档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迟迟没定出来，几个麻烦的成员昨天吵了一天“风格”啊“路线”之类的问题也没个结果，想不到刚成团没多久就隐约有出现“老鼠屎”的迹象，这群自以为是的家伙，“哼”～想到这里，他不禁加快了洗漱的动作；恨不得立刻就飞到录音室工作。

喉咙深处突然传来一阵难耐的痒意，他扶着镜子，咳嗽得很厉害，混合着粉红的泡沫和一点点未被稀释的鲜红血液，他吐出了一片小小的蜷缩在一起的深红色花瓣。

真稀奇，他举着那片花瓣看了一会儿，他一向对花粉过敏得很严重，平时更是走路都会刻意绕开花店和开花的植物走，他实在不认识这是一种什么花……喉咙里居然吐出花瓣，他不会是在做梦吧？晃了晃脑袋，有点晕，低头，水池里的花瓣静静地躺着……

惨了，我不会是得了什么绝症吧，我的事业还没开始几年啊。

出于敬业以及不能被成员们笑话的爱面子心理，狮子座的吐花青年一边说服自己可能只是换季导致的花粉症，一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挪到了录音室；

破天荒的，今天大家居然来得整整齐齐，他是最后一个到的。

“哼”还算你们识相，随着乐器声响起，大家准备进入排练。

第一个发现他今天不在状态的是李正帆。

乐队的大编曲家在看到歌手对着麦克风猛烈咳嗽到第4次的时候，实在是无法忽视这状况了。

“Alan、艾森，小江！让你们不要抽烟在干吗啦！哈林嗓子敏感你们还让不让他好好录音啊”

“宇寰你快点去拿温水让哈林喝啦”

平时脾气温和的李正帆很少这样大吼大叫，三个被骂的人面面相觑，心想上个星期是谁下了戒烟令，说录音室吸烟者要请全队去三温暖一次，这种惩罚力度谁还敢违抗命令啊拜托。

键盘手开始手忙脚乱地在乱得像狗窝一样的储物柜找水壶，想赶紧给歌手帮他缓解一下。

李正帆觉得作为团内唯一做事靠谱，态度和蔼，能屈能伸，最重要的是敢跟情绪不好的vocal聊天的人，必须表达出自己的关心，他努力让自己的笑容显得镇定自若，讪笑着靠过去，“哈林啊，你今天是...发生什么事了？”

庾澄庆觉得自己还有些疲惫，嗓子又一直发痒，他看了对方一眼，忍不住自己恶作剧的心情，小声说：“正帆，我觉得我好难过，怎么办”

“怎么了？”李正帆警铃大作，他有些不好的预感。

“我觉得我的日子可能不多了”

“你在瞎说什么啊，上次晕倒咳血已经把我们吓死了，这次又是怎么回事啊！”李正帆本来带着笑的脸仿佛下一秒就要哭了出来。

他正准备拍拍对方的肩膀让他放宽心，却就被他突如其来的剧烈咳嗽和喉咙处涌出的沾着血的花瓣震在了原地。

他急忙上前扶住几乎站不稳的他，“花吐症……？”

其他人本来在躲在一边偷偷观察，这个人平时情绪本来就不是很好，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更是方圆几公里没法站人……看到他被李正帆扶住时赶紧慌里慌张的围过来看，大家已经到嘴边的怎么啦怎么啦，在看到 he 满手的花瓣时又咽了下去。

鼓手和贝斯手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什么东西？”

还没等李正帆开口，吉他手在旁边幽幽地开口：“花吐症。”

“怎么小江你也知道花吐症吗？”李正帆诧异道。

“喂！这种事我知道很奇怪吗”

“欸，我不是那个意思啦”

.....

一阵尴尬的沉默，李正帆突然想起他吐出来的花瓣，拿起两朵放在手心摩挲；开始思考：

“深红色的蔷薇花，和哈林会有什么关系吗？他看起来不像是会特别喜欢谁的样子”

现在想这些也没有用，他摇摇头，开始给剩下几个懵懵懂懂的团员们科普什么是花吐症，要注意什么以及怎样能够解开诅咒。

.....

“所以现在是要找个哈林喜欢同时也喜欢哈林的人跟他亲嘴儿啊？这样就没事啦？”性格直爽的贝斯手脱口而出。

“.....可以这么理解”顿了几秒，李正帆面色凝重地说。

“哎哈林那你快说你喜欢谁，我们把他带过来亲你”贝斯手雀跃道；

“对呀，不确定的话可以多想几个人，挨个试试”单纯的键盘手觉得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他这种脾气.....谁敢接球啊.....”吉他手冷不丁来一句。

“小江，现在不是讲这种话的时候，重要的是找到对的人赶紧给他打电话”李正帆特别把重音放在“对的人”几个字上。

.....

.....

.....

嘈杂的声音，让刚刚吐了一堆花瓣正难受的vocal感觉到头更晕了，他靠在李正帆身上，抬头看了叽叽喳喳的团员们一眼，有气无力的说：“花吐症没把我搞死，倒是快被你们吵死，你们要是敢随便找人就等着瞧”

听了这话，几个人也深知这人脾气，加上他脸色白的像纸一样，大家也无意像往常一样继续与他争辩下去；

李正帆大手一挥，让vocal赶紧去沙发上躺着，留下键盘手陈宇寰守着伺候，带着其他人退出了房间；

“宇寰，记得如果庾妈妈来敲门，拼死也要守住哦！就说我们正在录音！”

贝斯手递过去一个钦佩的眼神，不愧是我们的大编曲师，思维就是缜密，考虑就是周到。

毕竟大家都不想再回忆上次这位vocal咳血住院以后，被优雅美丽的庾妈妈质问时心脏都停跳的感觉……

李正帆忧心忡忡地摸了摸手上的红色花瓣，笃定地说，“应该是蔷薇花瓣……”，哈林居然有这么喜欢的人吗？

贝斯手艾森难得一见的有些烦恼，“哈林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怎么可能有喜欢的人我们不知道，难道是地下恋情？”

吉他手江建民撇了撇嘴，“反正肯定不是我们几个，我们又没吐过花瓣”

……一阵沉默之后……

李正帆面上泛起难色，花吐症不难治，偏偏是哈林，他看起来连恋爱都不怎么会谈的样子，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看着沙发上的vocal越发虚弱眼睛都快睁不开的样子，他大手一挥，没有时间了，先从跟他同住过的人开始搜查！

周治平开门的时候没想到门口站了这么多人，齐刷刷地一排围着他，要不是有李正帆和其他几位熟脸，他都要想到明天的新闻头条“疑似忍受不了vocal奇葩脸！顶尖拍档成员集体脱团找周治平重组”。

“什么？哈林得了花吐症？”周治平有些难以置信，他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水，“那这次你们遇到大麻烦了。”

在座的各位都有发懵，李正帆看了看周围一群默不作声的闷葫芦，叹了口气，他就知道一到这种时候这几个人没一个指望得上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要找跟他同住过几年的，我们才第一个找到了你…”

周治平的眉头死死皱在一起，“我们确实同住过，但我们只是纯洁的男男关系啊，我是他上铺又不代表我跟他亲过，拜托，我对男的可没兴趣。”

李正帆余光看着周围一群band友投来打量的眼神，有些头疼，心想：“好吧，你亲口说出来我们才知道，不然看你温文儒雅的样子，感觉像是会喜欢哈林那种过动儿类型的，毕竟性格互补嘛。”

既然确定了不是周治平，赶紧去找下一个疑似对象，他们正要走出房门，却被周治平拦下。

“等等！”，他看上去比刚刚兴奋多了，“哈林喜欢谁我真不知道，他什么事情都捂得严严实实，但是谁喜欢他我倒是有个名单哦～”说罢还眨了眨眼，一副你求我就说的样子。

李正帆扫了他一眼，心想拜托这还是需要你说嘛？录音室门口天天留下的花和信封一大堆欸。

应付性的回了一句“再联络啦”，扭头带领band友准备撤，谁料身后的制作人又来了一句：

“问问香港那位很会唱歌的男人，江湖传言他俩热恋好几年了欸！”

电话里，越洋热线传来对方焦急的声音 ——

“乜ye？哈林得了什么吐花的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李正帆耐心地用浅显的国语给对面的天王解释，只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呼吸越发沉重起来。

“不是我...我最近没有吐出过花...”不知道为何对面的声音听起来很失望，甚至是伤心；听得出来对方有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他来香港在我演唱会上表演，我要亲他都被他闪过，他还大叫我是会唱歌的神经病...”

“他虽然很喜欢我，但根本就不给亲，气得我每次只能拍打他.....”

李正帆沉默了，内心在暗暗谴责周治平的情报不准，心想哈林这个拈花惹草的家伙，既然没意思就不要天天跟人家屁来屁去，人家香港天王欸～被他弄得露出这种黯然情绪.....他有些不忍心的开口，“张先生，不好意思在哦您百忙之中打扰了，或者我们再去找找其他人...”

“先不要挂！如果你们最后找到了，也请不要告诉我，谢谢。”嘟——对面传来一阵忙音。

他们又分别去了电视台，哈林常去迪斯科舞厅，甚至还有他家楼下的便利店.....结果是一无所获地一群人沮丧地围坐在他常去的餐厅里。

餐厅老板是自爆是哈林初中时就认识的好友，李正帆本来指望他能给点线索，结果这位柯姓人士居然说：“哈林青春期的生长发育出了问题，他对这些事情很迟钝的啦啦哈哈哈哈哈”

确定真的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吗？李正帆汗颜；

.....

.....

“哈林这家伙.....几十岁的人了喜欢谁有什么好隐瞒的”乐天的鼓手Alan埋怨道。

“他连自己体重都保密，明明比人家矮还非要逼小江穿他的裤子，这种事他肯定嘴很紧的啦还用说吗”贝斯手艾森没意识到自己补了一刀。

“实在不行发传真给电视台，应征谁是哈林爱的人，到时候看能来多少人排队试一下，总有可以的吧！”贝斯手接着说；

.....

.....

想到那个人之后如果发现一堆人亲了他，李正帆感觉到一阵西伯利亚的风吹透他的身体，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他咬牙道：“好了，现在不是讨论哈林身高体重的时候，艾森你的idea很好下次不要再提了，继续找线索！再找不到人他就要送命了...”

吉他手听到“送命”，若有若无地瞥了李正帆一眼，眉毛轻轻地扭了一下。

“小江，今天你很安静啊，你有什么主意吗？”李正帆注意到吉他手不自然的表情变化，遂发问；

“.....”

“小江，我们是一个团的，就算平时吵吵闹闹打来打去，为了哈林能够站起来，我们也要齐心协力啊！”李正帆语重心长地说；

脸色由红变白，又从白转黑的吉他手像下定了决心似的，开口道：“我大概知道可以问谁，说不定他知道些什么.....”

半小时后，被一堆人从公司拉扯出来的唱片公司老板，在房门前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下定决心敲响了录音室的大门。

房内声音突然有些杂乱，好像在收拾什么，“请等一下。”

过了片刻房门才打开，“你们可算回来了，人找到了吗”欣喜的键盘手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李正帆越过他的肩膀看去，沙发上的人睡着了，除了脸色有些苍白以外跟往常没有什么区别；沙发旁边的地上放着一个水盆，已经有几朵完整的蔷薇花静静地躺在盆中。

张耕宇进了房间，房间里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

“我怕哈林被风吹到会更难受，所以.....”看到意料之外的脸孔，还是签约自己的老板，手足无措的键盘手连忙说道；

“辛苦你照顾他，还好他有你们这群关心他的好朋友。”

对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他接着说：“请在外面休息一下，现在换我来吧。”

“换你.....是要聊什么唱片改进计划吗？”键盘手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意思，看到对面人背后的李正帆拼命地再给他使眼色，眼睛鼻子几乎都攒在了一起，他旁边的其他几位团员表情看不清楚，只见吉他手小江似乎嘴角向下有点不屑。

“哦哦哦哦哦！您您您.....您请随意！”八百年过去了键盘手终于反应过来侧身让了位置让人进去，赶紧退了出来。

张耕宇挨着沙发坐了下来，本来睡着的人已经悠悠转醒。

刚醒来的人看着他出现在自己面前，目瞪口呆地问：“你怎么来了？”

“你的团员拉我过来的”

“你也吐花瓣了？”他难得这么开门见山。

“是的，而且跟你是同样的花。”他直白地说。

对方不说话了，像生闷气一样扭着头蜷在沙发上。

张耕宇觉得这样的他很可爱，故意慢慢地说，“我妹妹帮我查了大英图书馆的资料，我们现在的症状都符合，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对方抿了抿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懂怎么去什么图书馆查资料”，声音闷闷地。

“那我要吻你，你会推开我吗？”他不想跟对方绕圈圈，直接抛出答案；

对方的脸肉眼可见地开始涨红，还有些委屈，“你干吗讲这么过分的话，我根本不想吐什么鬼花瓣啊，我也不想麻烦你”；

他无奈地、小心地揽住对方的腰，歌手如同受伤的幼崽匍匐在他怀里，难得乖乖没有动：“既然你我一起生了这场病，就证明这是上帝允许的，是恩典，是馈赠，是我们天生就应该在一起的证明。”

反正你也没说不可以，为了我们俩能够好好地活着爱彼此，不好意思喽！他想着，一边俯下身堵住那人的唇。

一边感受着对方的柔软的嘴唇，他觉得自己腰间的手似乎拥抱得更紧了一些。

看见房内半天都没有任何声响，门外的李正帆终于舒了一口气。

“庾妈妈，您的儿子没事啦，还多一个和您一样爱他的人；这应该是好事吧！”他默默地在心里说。

- 1992年夏，顶尖拍档首张同名专辑发行上市，主打歌《快乐颂》以潮流轻松的曲调席卷了市场，在成员们登上金曲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歌词中有一句“愛一個人讓全世界知道”被主唱害羞躲过了，李正帆帮他补上了这一句。

END.

——

后记：

这个梗想了很久了，一直觉得挺俗的，但感觉走欢乐向小故事的代一代挺好玩儿；

顶尖拍档这些人，虽然是很短暂的相聚，但其实后来大家都发展的不错，当然职业生涯各有高低，至少听哈林在聊往事的时候，是开心的，怀念的，不然也不会1998精选集召唤几个人重新进录音室再录几首歌了。

一直觉得李正帆老师很温柔很稳重，所以这个故事中，他来负责carry所有人，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他的才华就毋庸置疑了，随便搜搜作品就知道多吓人，他趁着哈林睡着了偷偷背着他弄快乐颂demo那件事感觉超萌的，私下相处肯定比我想的更好玩嘿嘿；

来自JJM老师的微博，借一张照片纪念“顶尖拍档”的流金岁月。

左起：

黄显忠(Alan)、李正帆、哈林、陈宇寰、江建民、杨艾森(艾森、小羊)

